

在时间的河流上

■ 浪子

初识时的我们还是乡村中学的中学生,各自统领着所在学校的文学社,彼此都尚未真正意识到诗歌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命运介质。

记忆中的黎丹比我寡言,有着一种在青春里并不常见的沉静;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时不时拿出来记笔记。后来想来,他不是去寻找诗句,而是提前在聆听生活。这种能力,在他往后的岁月里越埋越深,最终铸成了他今天的诗歌风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都算是粤西地区乃至全国都很活跃的校园诗人,与赵红尘、刘付永坚、晨晓、陈春平、魏少林等是同一拔的。正如诗人、文学评论家向卫国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粤西小城茂名是一个优秀诗人辈出的地方,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有诗人王武、石上帆(徐文实)、黎华强、张慧谋、官演武,还有校园诗人赵红尘、浪子(吴明良)、刘付永坚等,在省内外颇有一些影响,尤其是石上帆主编的《南方诗报》发行全国,鼎盛时期达数十万份。九十年代后又涌现出吴茵(吴小英)、黄金明、李院新、羽微微(余春红)、黎怀骏等优秀诗人;新世纪以来又先后出现叶蓝(邓悦蓝)、蓝蓓(张亚蓓)、乌鸟鸟(陈亚贵)、刘振周等。

谁都知道,我们的九十年代,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因为八十年代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我们先后离开故乡,黎丹往省城广州求学,我则去来各地不同的城市辗转漂泊。我们像两条突然分岔的河,带着同一片土地的泥沙,往不同方向奔流。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浪子,自此活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宿命的浪子,被现实驱赶着一直在路上。黎丹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高州做起教书育人的老师,许多年许多年过去,黎丹还在做老师,我想老师这个职业他会做到退休的。

一个少年时就开始诗歌创作的人,我就知道他一辈子不可能远离诗歌的。每次我们见面大致都会说到,工作以外,诗歌创作还是要坚持的。在漫长的人生里,我们都经历过乡村与城市,经历过漂泊、沉默和反省,当然也经历过语言失效与重新寻找语言的阶段,但我们不是坚持下来了吗?我想诗人这个身份黎丹是永远不会退休,会继续写下去的。

当黎丹的新诗集《我的田野之歌》出现在我的案头,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关于怀旧的诗集,而是一个人与时间抗衡、与生活和解、与土地互相印证的文献。他的诗写土地,但不是乡土文学那种带着标签的回望;他写记忆,但从沉湎于装饰性的乡愁;他写父亲、写劳作、写季节、写庙宇、写河流,但这些并不是单纯的意象,而是经历过现实的磨损之后仍然翳于生命深处的符号。它们并不呼唤读者的共情或共鸣,而是以一种近乎考古式的精确,呈现时间在一个人身上沉淀的方式。

黎丹笔下的犁,是语言,不是工具。他写“犁尖上的锈”,并非为了图像化的美感,而是在确认时间如何在铁上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就像在人的心上留下痕迹一样。锈在他的诗里不是腐烂,而是一种历史,是某种被浓缩到极限后的时间。农村并非背景,而是生活逻辑;土地不是乡思情绪,而是经验的底稿;他不是“记得”家乡,而是把家乡作为现实的组成部分继续活着。

黎丹的时间观值得特别注意。在一些当代诗人那里,时间是抽象的、哲学的,常常表现为存在焦虑与都市性空洞,在黎丹这里,时间具有非常具体的触感,是“谷雨”“霜降”“立冬”“小寒”。这些不是修辞,而是生命的呼吸模式,是日常生活的内部节奏。他写节气,就是写父亲身体的变化、写村庄劳作的进度、写河流的涨落、写器具上新旧的轮替。他把个人时间托付给自然时

间,用一种近乎素朴却极其成熟的方式抵抗遗忘。

读者诸君在读到黎丹书写父亲的诗篇时,或者会被突如其来情感震撼到,但这种震撼不是煽情,而是克制下酝酿的力量。他笔下的父亲既不被理想化,也不被悲情化,更像一个被时间安放在生活里的静物。他写:“月光把父亲悄悄腌了起来。”这句看似轻描淡写,却将记忆、死亡、保存、爱与无能为力揉成了同一个动作。生活从来不以戏剧性的方式夺走某人,而是通过缓慢而温和的方式将他变得遥远,其残酷恰恰藏在温和里。黎丹不解释这种残酷,他只是把它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面对。

河流在黎丹的诗中是一条更深的暗线。它既是地理上的河,也是历史意义上的河。他写少年时在河边捡到的青铜箭头,也写后来堆积在河岸的塑料瓶;写清凉的水,也写“燃烧”的河。水与火在现实中互不相容,却在诗中并存,因为真正燃烧的并不是河水,而是一个时代的温度,是那些无法言说、无法化解却罕见不记得的东西。黎丹的诗在这里拥有罕见的诚实:他既不神话过去,也不诋毁当下;他既能看见庙里的二维码,也能看见香火与祈愿。他不评价,他只是写。他把现实的矛盾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剪去。

烟斗、犁、锈、河流、庙宇、节气、父亲,这些事物构成的不是意象系统,而是一种世界观。黎丹并不试图将农村经验浪漫化,也不把情感转化为姿态,他做的是更难的事——把生活原封不动地交给诗,让诗承担生活的重量。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没有情绪泡沫,没有不必要的装饰,也没有把痛苦当成审美的快感。它们像经过漫长沉默后缓慢伸出的手,不靠喊叫,却让人无法忽视。

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一切都与八十年代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有关。那一年像是分水岭,将我们从少年推入成人社会,把故乡变成了内部的隐喻。多年后我们各自老去,却始终无法真正离开那戛然而止的某一刻。黎丹的诗虽不触及政治,却呈现了一个时代在私人生命中的回响——那种被迫成长的速度、那种迅速与世界交锋的疼痛、那种必须离开却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迷茫。诗歌不是避难所,而是对伤口的某种记录。

我知道黎丹所着力书写的不是过去,而是变迁;不是回忆,而是证明;不是故乡,而是人如何面对失去、承受失去、继续在失去中活下去。他的诗令我们不得不承认,时间不只带走,也保留;离开不只产生距离,也产生形状;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终于学会只把最值得说的留下。

我想,《我的田野之歌》的价值并不只在文学层面上,而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它作为一种经历作证——为土地的撤退、为城市的吞并、为父辈的老去、为个人的漂流、为生活的伤害与修复、为语言的无力与重生、为在体内燃烧的故乡。

如果说黎丹用几十年的写作完成了一件事,那便是证明了诗并不是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现实以更高浓度呈现的方式。无论河水多凉、火焰多热、季节多冷、时间多锋利,他始终让自己安静地站在句子内部,用诚实承担思想与意义。

作为他的朋友,也是同行者,我愿意为这部诗集作证:它不是为了纪念故乡,而是为了纪念曾经在我们体内奔流不止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本书也不是让我想起黎丹,而是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年轻、倔强、安静,却不知道要去向何处的时代。

愿所有读到《我的田野之歌》的人,都能听见自己生命的那条河。它也许早已凉了,也许仍在燃烧,但只要它还在流,就说明我们还在活着。

新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文物里的中国人》

作者:大咖说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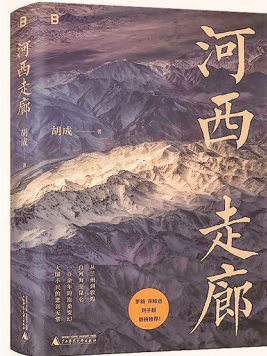
本书不是一部枯燥的器物志,而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生命档案。书中精选70件珍贵文物,以它们为线索,追索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真实生活过的人:从帝王后妃到匠人商人;从身处庙堂的文臣武将,到主流之外的文人、艺术家,再到塑造中国人精神底色的先民、先哲……旨在让冰冷的文物拥有温度,让遥远的历史产生回响,展现中华文明深处的中国心。

《河西走廊》

作者:胡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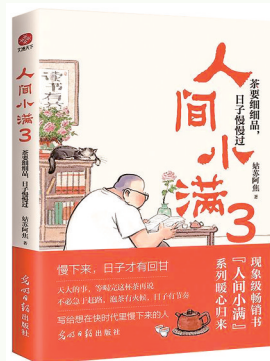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融历史考证、地理游记与文化随笔于一体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作家胡成自驾西行重走这条沧桑古道,将目光投向历史洪流里的平凡众生:现代陇西卖腊肉的摊主、峡口村居的盲人、远赴敦煌谋生的牧羊人、瓜州守园种枣的老农……作者以今人脚步追前人踪迹,以古今对照的写法,挖掘沿途的历史遗迹、人文变迁与个体命运,徐徐铺展这条古道的深沉底蕴。

《人间小满3:茶要细细品,日子慢慢过》

作者:姑苏阿焦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作者用通透的文字,有趣的配图,描绘出生活的趣味和欢喜,浪漫诗意和人间烟火相互交织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油菜花的小园幽静、腊梅树下的驻足,江南白墙黛瓦间的小巷统统被刻画得十分诗意。本书告诉读者,放平心态慢慢前行,接纳生活里的得失起伏,用心感受平凡点滴,把寻常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便是最好的生活模样。

《我在人间,听雨看花》

作者:汪曾祺等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本书是一本关于生活美学的散文合集,汇集了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等17位文学大家的经典散文作品,书中既有对花草树木的细腻描摹,也有对市井生活的温情记录,更饱含对生命的深刻哲思。17位文学大家虽文风各异,但都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真挚的情感,于平凡生活中捕捉诗意,带领读者寻找宁静的精神家园。